

0
1cm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五

乙亥一年

帝焮一

德祐元年

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壬午葬度宗于永紹陵

以常楙為吏部尚書楙以老病辭累詔不許楙入見

首言雪川之變非其本心置之死過矣不與立後又

過矣巴陵帝王之胄生不得正命死不得血食沉寃

幽憤鬱結四五十年之久不為妖為札於冥冥中者

幾希願陛下勿搖浮議特發神斷宗社幸甚於是詔

國史院討論典故以聞 元兵入蘄州 癸未賈似
道以呂師夔叅贊都督府軍事 乙酉以陳宜中同
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初呂師夔提舉江州興國
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
道承制召爲都督叅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
真孫遣人請于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
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
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闡知德安府
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于江州師夔設宴庾
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

天子命興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與劉整爲嚮導。尋別命整出淮南。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爾。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帥束我。使我成功。後于人作善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遣人以酒饌如江州。迎元軍。且謂伯顏速來欲降。未幾復遣人言行樞密院。臨城招諭衆心。不從。願俟。

丞相伯顏乃使阿朮以舟師先造文虎以城降通判
夏椅仰藥死伯顏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
賈似道畏劉整不敢出師及聞其死喜曰吾得天助
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金帛輜重
之舟舳艫相啣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
關白于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爲殿帥總
禁兵至安吉州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勇以千
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去遂由新安池口
以進次于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二月夏貴
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

年似道俛首而已。賈似道至江上，以汪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都郡立信受詔，即日上道，以妻子託其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於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率所部

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賈似道自

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子黃柑遺伯顏復使

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約阿朮謂伯顏

曰宋人無信惟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

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歹求答書曰未渡江時議

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

議也似道不答囊加歹歸報京亦還以黃萬石爲

江西制置使庚戌元兵犯池州州守王起宗遁去

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

李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忿氣填膺瞠目視

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
助卯發爲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
會親友與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
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
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
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姪僕婢悉遣之元兵
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
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
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歎息之命
具棺衾合葬於池上祭其墓而去事聞贈華文閣待

制謚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卯發字漢卿昌化人淳
佑十年以上舍登第 元太宗長孫曰海都居北方
自定宗以來日尋干戈至是詔封那木罕爲北平王
率諸王兵鎮守而安童總省院之政 元平章軍國
重事史天澤至真定病篤附奏曰臣死不足惜但願
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元主聞訃震悼贈太
尉謚忠武追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
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
書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
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

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言者慚服。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下無怨。人以比郭子儀。曹彬云。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燕之未清人。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失利於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棧數十。採薪芻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朮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

臣軍動阿朮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
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
見之謹曰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
掠似道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
失措遽鳴鉦收軍舳艫顛蕩乍分乍合阿朮以小旗
麾將校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
騎左右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
械盡爲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
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
血戰當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

脫身

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
死守淮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
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
應有爲惡語嫚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
州無爲俱相繼降元 壬戌元軍畧饒州知州唐震
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
所部歛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
偷生負國邪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
登陴衆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
於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楨寓居城中亦死之

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園，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爲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錫相繼投池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歛葬之。萬里字子遠，都昌人。沿江制置大使建康行宮留守趙潛，知鎮江府，洪起畏，知寧國府趙與可，知隆興府吳益，皆棄城遁。知和州王喜、建康都統翁福相繼迎降于元。甲子，元兵犯臨江軍，知軍鮑廉死之。乙丑，賈似道

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
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
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
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
閩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
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郢州守將張世傑率兵
入衛復饒州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
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眾
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

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羣羊而搏猛
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
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
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
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衆者功濟如此則社稷
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
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
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
死人之事聞者爲之感動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
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家居者久之至是

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 知江陰
軍鄭端棄城遁知無爲軍劉權知太平州孟之縉皆
以城降于元 己巳元兵攻嘉定都統侯興力禦死
之 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同知院事文及
翁僉書院事倪普同僉書院事召王爚爲浙西江東
宣撫使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
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
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
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
望經流涕 庚午賈似道罷初陳宜中附似道得驟

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
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中意其已死誅心即上疏
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后曰似道勤勞三
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詔授似道醴泉
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卹民之政次第除之
以公田給還田主令率其租戶爲兵放還諸竄謫人
趙與可除名辛未右丞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
徑遁去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
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歎曰吾今日猶得死于
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

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
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
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
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
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進士
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

三月壬申朔殿前都指揮使韓震復如賈似道之議
請帝遷都陳宜中欲示已非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
壯士袖鐵椎擊殺之震所部兵叛攻嘉會門射火箭

至大內急發兵捕之皆散走 癸酉建康都統徐旺

榮迎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

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

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

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主從之詔伯

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木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懽

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

忠請降朝廷以元兵漸迫臨安命浙西提刑劉經成

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成獨松關山陰

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成四安鎮起趙淮爲寺丞成

銀樹東壩召章鑑還朝鑑言韓震雖請遷都意實無
他遽置之死震驚乘輿似亦太過陳宜中啣之 甲
戊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
赴水死 乙亥詔諭元呂文煥陳奕范文虎使通和
議息兵 以王爚爲左丞相兼樞密使丙子下詔罪
已以陳宜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爚與宜中論事多
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檄召諸路軍馬勤王并令
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千人分廂差
官督之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章鑑爲御史王應龍
所劾削官放歸田里太皇太后仍與祠祿鑑居相位

號寬厚與人多許可時目爲滿朝歡侍御史陳過請竄賈似道併治其黨翁應龍等不俟報而去監察御史潘文卿季可乞從過所請乃命捕翁應龍下臨安府獄罷廖瑩中王庭劉良貴游汶朱浚陳伯大董襍謫洪起畏鎮江自效己卯杖翁應龍刺配吉陽軍命王爚陳宜中並都督諸路軍馬壬午追復已故吳潛向士璧官元兵入常州知常州趙與鑑遁州人錢訔以城降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乞降于西海州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丙戌知

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小大臣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譏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朝文武並轉二資其負國棄予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此五百兵害希賢也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
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
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
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
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
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
臨安羽至平江被殺 壬辰元阿里海牙入岳州岳
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
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牙督諸翼水軍屯東岸
世傑乘夜陣于洞庭湖中阿里海牙分道擊之世傑

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牙斬世傑以狗岳州總制孟之紹舉城降 丙申以陳合同僉書樞密院事戊戌

赦邊城降將罪能自拔而歸者錄之有能復一州者

予知州復字文人誰信之一縣者予知縣所部僚吏將卒及土豪立

功者同賞 詔公田最為民害稔怨召禍十有餘年

自今並給原主令率其租戶為兵 夏四月乙巳元

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

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

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

自經死夢求光五世孫也 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

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牙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牙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於是歸峽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常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牙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牙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叅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壬子以高斯得僉書樞密院事乙卯有司

議建藩屏以強王室。詔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大

使判紹興開府置長史司馬。庚申知金壇縣李成

大率義局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

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

阿木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

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

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

奮。壬戌阿木攻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

兵大戰于老鸛嘴敗績。浙癸亥加知思州田謹賢知

播州楊邦憲並團練使趣兵入衛。庚午阿木乘勝

進趨揚州姜才爲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朮
佯退才逐之阿朮反戰至揚子橋揚州撥發官雷大
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張弘範以十二騎絕
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引郤以誘之才將回
回躍馬出衆奮大刀直前向弘範弘範反轡迎刺之
回回應手而仆元立陣者歡聲震地才軍遂潰阿朮
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壕水死者甚衆流矢中
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自身死
元軍進薄揚州南門加李庭芝叅知政事五月
癸酉元兵犯寧國縣知縣趙與穉出戰死之丁丑

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守常以張彥
守呂城兵威稍振由是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
傑軍合已卯賜婺州處士何基王栢贈謚基少師
事黃幹幹告以必有真實心地刻苦工夫而后可基
悚惕受命遂得幹所聞于朱氏之懿趙汝騰蔡抗楊
棟相繼薦于朝詔與州學教授基因辭栢年三十始
捐去俗學勇於求道從基游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以質實堅苦自勵凡六經四書及濂洛之書皆有著
述至是詔謚基曰文定贈栢承事郎以張珏爲四
川制置副使辛巳加劉師勇濠州團練使辛卯籍

潛說友吳益呂文煥孟之縉陳奕范文虎家 丙申

遣使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宮觀時知慶遠府仇子
真淮東兵馬幹轄阮克已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
張彥分道出擊元軍臺諫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
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書云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
相疑譬猶拯溺救焚而爲安行徐步之儀也請詔大
臣無滋虛議不報 己亥吳繼明復蒲圻通城崇陽
三縣以繼明權知鄂州令擇險爲寓治 六月庚子
朔日食旣晝晦如夜星見鷄鶩皆歸 成都安撫使

督萬壽守嘉定元召汪良臣入朝命之曰成都被兵
久須卿安集之良臣進攻嘉定萬壽堅守不出良臣
度有伏兵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進壘薄城萬壽悉軍
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龜九頂紫雲諸城降元以萬
壽僉西川行樞密院事 辛丑太皇太后詔削聖福
尊號以應天戒命侍從官以上各舉才堪文武者雖
在謫籍亦聽舉之 庚戌誅翁應龍籍其家 甲寅

留夢炎自湖南入朝王燾陳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
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藉誅心此求閑也乃以燾平章軍
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朝宜中夢炎為左右

相並兼樞密都督諸路軍馬燭即日就民居以丞相
府讓宜中宜中言一辭館受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
去遣使遮留乃還 己未加李庭芝知樞密院事

丁卯朱禩孫除名籍其家 秋七月辛未張世傑與

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令以
十舟爲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毋得發碇示以必死
元阿朮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
穀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朮居中合勢進
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戰欲走不
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

不復能軍奔圖山阿朮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百餘
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呂
城失守張彥被執降于元 甲戌三學生及臺諫侍
從皆上疏乞誅賈似道太皇太后不許及似道上表
自劾且言爲夏貴孫虎臣所誤乞保餘生上令李庭
芝津遣歸越以終喪制似道意欲何爲留揚不還王爚復論似
道旣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
紹興府紹興守臣閉城不納王爚復言于太后曰本
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茅草不知幾
疏陛下皆抑而不行付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

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居住婺人聞似道至率衆爲
露布逐之。丁丑復詔徙買似道于建寧府翁應龍
既誅其廖瑩中王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於是御
史孫爨叟等又以似道罰輕乞斬之以正法方面復
上疏論似道僥訐貪滯褊驕吝專忍謬十罪太皇太
后猶不聽翁合上言似道以妬賢無比之林甫輒自
託於伊周以不學無術之霍光敢效尤於莽操其總
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
於衆怒僅謫建寧夫建寧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
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

乞遠投荒昧以禦魑魅庚寅詔謫賈似道高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放還見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 追復皮龍榮官 辛卯陳宜中去位詔罷王爚爲醴泉觀使初張

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爚謂二相宜一人督師。吳門否則臣雖老無能爲。若效死封疆。亦不敢辭。會世傑敗于焦山。爚復言曰。事無重於兵。今二相並建都督。廟筭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爲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陛下自將。則大臣開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不知國家尚堪幾敗邪。臣旣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罷平章。太后不許。京學生劉九臯等伏闕上書。言宜中擅權。黨賈似道。趙潛。趙與鑿。皆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之。說以報私恩。令狐榘。潛說友。皆以城降。

乃受其苞苴而爲之羽翼。文天祥率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辱國，陽請致罰而陰佑之。元兵薄國門，勤王之師乃留之京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之於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於步。指受失宜，因以敗事。臣恐誤國將不止于一似道也。初，宜中書多專決，不關白。燾或謂京學之論實燾，嗾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輩召之不至。壬辰，太后乃下劉九臯等于臨安獄。手詔曰：給舍之奏謂燾與宜中必難久處，兼燾近奏乞免平章，辭氣

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燾平章軍國重事以少保
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是歲卒燾字仲潛一字
伯晦紹興新昌人嘉定十三年進士清脩剛勁不阿
權勢及爲相屬國勢危亡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
論惜之元軍圍重慶府督萬壽旣降兩川郡縣多
送款獨張珏固守重慶不下元主建東西行樞密院
會兵圍之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即進
兵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木功多臣宜居後乃進
阿木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木仍攻淮南阿
里海牙取湖南萬戶宋都斛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

西 癸巳詔知廬州夏貴加樞密副使兩淮宣撫大
使與淮東制置副使知揚州朱煥互調召李庭芝還
朝貴不奉詔煥仍還揚庭芝亦不行 乙未以陳文
龍同僉書樞密院事 丙申以開慶兵禍追罪史嵩
之削其謚 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適加夏貴兩
淮宣撫大使李芾為湖南鎮撫大使知潭州 己酉
拘閩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 庚
戌劉師勇攻呂城破之戊午加劉師勇和州防禦使
趙淇除大理少卿王應麟言昔內外以寶玉獻似道
淇兄弟為甚遂罷之 甲子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

本朝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
大之弊。然國以寢弱。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
則一縣殘。中原陸沈。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
建都統。御於其中。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
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
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賁長沙取鄂
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
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
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傑者。又何間出於其中。
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爲迂闊。不報。命知平江

府元阿里海牙以江陵地圖上進請重臣開大府鎮之元主命廉希憲行省事希憲至江陵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希憲錄舊官禁剽奪興學墾田民情大安由是思播田楊二氏及西南溪峒皆越境請降九月丙戌命文天祥為都督府叅贊官總三路兵仍知平江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舟次南劍州贖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厠上拉其脅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于

獄 元兵陷秦州孫虎臣自殺 冬十月己亥加張
世傑沿江招討使劉師勇福州觀察總統出戍兵
丁未以留夢炎陳宜中爲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
督諸路軍馬宜中在温州被召以親老辭太后自爲
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李芾至潭州
元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城中守卒不滿三千芾
結峒蠻爲援繕器械峙芻糧柵江修壁及元兵圍城
芾慷慨登陴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皆出結保伍
助之不令而集芾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
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輒殺之以徇 元阿

未攻揚州久而無功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藉滿道而李庭芝之志益堅會伯顏至灣頭遂議深入陳合匿廖瑩中家貲坐免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爲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癸亥常州告急文天祥使尹玉麻士龍張全朱華將兵赴援士龍戰虞橋死玉戰五牧前後殺傷數千人復收殘卒五百與北兵相持一夕手殺數十人遂死麾下無一人降者全華不戰而遁十一月庚午以陳文龍同知樞密院事黃鏞同僉書

如此舉動太后何勞致書其母

院事癸酉贈尹玉濠州團練使麻士龍高州刺史
戊寅元將阿剌罕破銀樹東壩戍將趙淮兵敗與其
妾俱被執妾死之元帥阿木使淮招李庭芝許以大
官淮佯許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爾為男子
死則死耳毋降也阿木怒殺之淮葵之子也元兵遂
陷廣德軍四安鎮陳宜中倉皇發臨安民年十五以
上者皆籍為兵號武定軍召文天祥自平江入衛
壬午元將宋都斛與李恒等長驅所至莫當其鋒隆
興轉運判官劉槃以城降不數日取江西十一城進
逼撫州時黃萬石為江西制置使開閩州治聞兵至

奔建昌都統密佑率衆逆戰進賢坪元兵呼曰降者
乎闔者乎佑曰闔者也麾其兵突戰進至龍馬坪元
軍圍之數重矢下如雨佑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
率死士數十人斫圍南走前渡橋板斷被執宋都解
曰壯士也欲降之繫之月餘終不屈罵萬石爲賣國
小人使我志不得伸宋都解又命劉槃呂師夔以金
符遺之許以官佑不受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
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
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元兵皆泣下佑之先密州人
後渡淮居廬州元進取建昌黃萬石走入闔癸

未元兵破興化縣知縣胡拱辰自殺 甲申元伯顏
至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
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
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
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杙日
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
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
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
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諭盡屠其民
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圍走平江

言希得之子安節堅之子也 丘濬世史正綱曰作

元史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非江南之地邪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加遺者得即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於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砲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于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安之

時也。嗚呼！伯顏至臯亭，謝太后即遣使奉璽迎降，寂
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之時，苟具人心者，皆不殺
也。豈但伯顏哉？己酉，改宜興縣為南興軍。以謝
枋得為江西招諭使。初，枋得聞淮西江東西州郡守
將皆呂師夔部曲，故爭降附，自以與師夔善，乃應詔
上書，以一族保師夔，可信。乞分沿江諸屯兵，以師夔
為鎮撫使，使之行成。且乞身至江州，見文煥，與議朝
廷。乃以枋得為沿江察訪使。以往會文煥，北還不及
而返。遂改知信州。枋得經鉛山分水嶺下，過辛棄疾
墓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嗚其不平者。自昏

暮至丙夜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枋得請于朝加贈棄疾少師謚忠敏 丙戌中書舍人王應麟請為濟王立後乃詔贈太師尚書令進封鎮王謚昭肅擇後奉祀賜田萬畝 己丑元軍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既破鄰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為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為也世傑大喜陳宜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濡既遁後為廉希賢之子所殺 元董文炳入江陰

軍 乙未左丞相留夢炎遁 十二月丁酉朔詔許

賈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庚子以吳堅僉書樞密院
事黃鏞兼權叅知政事時陳宜中當國遭時多難不
能措一策惟事蒙蔽將士離心郡邑降破方且理會
科舉明堂等事及士大夫陳乞差遣士人覬覦恩例
至是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廉尚書之死乃盜殺
之非朝廷意乞班師脩好岳見伯顏于無錫泣請曰
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伐喪凡今日事至此
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爾伯顏曰汝國執戮我
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

汝國得天。下於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遂令囊加歹偕岳還。而別遣人奏上都。癸卯以陳文龍參知政事。謝堂同知樞密院事。甲辰贈姚訔龍圖閣待制。其父希得贈太師。陳炤直寶章閣。馮驥集英殿脩撰。丙午追封呂文德爲和議郡王。朝議以呂文煥爲元嚮導。乃追封文德而以文德子師孟爲兵部侍郎。覲成和議。丁未元伯顏入平江。先是通判王矩之都統制王邦傑以城迎降于常州。伯顏使呂文煥先往受之。然後入城。張世傑未至平江。已陷乃以兵入衛。庚戌柳岳至。自元軍癸丑陳宜中復

奏遣柳岳及宗正少卿陸秀夫呂師孟等同囊加反
使元軍求稱姪納幣不從則稱姪孫且敕呂文煥令
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于平江伯顏不許宜中乃
白太后奉表求封爲小國太后從之直學士院高應
松不肯草表改命京局官劉裒然爲之岳至高郵嵇
家莊爲嵇聳所殺以文天祥僉書樞密院事黃
萬石叛降元都統米立死之立初從陳奕守黃州奕
降立潰圍出萬石署爲帳前都統元軍略江西立迎
戰于江坊兵敗被執不降繫獄至是萬石舉軍降元
元行省遣萬石諭立曰吾官銜一牙牌書不盡今亦

降矣。立曰：侍郎國家大臣，立一小卒爾，但三世食趙氏祿。趙亡，何以生爲？立乃生擒之人，合當死。與投拜者不同。萬石再三諭之不屈，遂遇害。立淮人，三世爲將。元竇默年八十，公卿皆往賀。元主聞之，拱手曰：此輩賢者，安得請於上帝，減去數年，留朕左右，共治天下。惜今老矣，悵然者久之。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

宋元通鑑卷一百二十五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六

丁丑一年

帝熈二

德祐二年

五月以後端宗景炎元年元至元十二年

春正月丁卯朔元兵

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州李芾拒守三

越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阿里海牙督戰益急與諸

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樹梯衝城中大窘力不能支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三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闊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酹之。因留賓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賓佐出。叅議楊霽赴圍池死。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

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聞之多
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
孝忠以城降。阿里海牙傳檄諸郡。由是袁連衡朱柳
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後徙汴。穀字耕叟。長沙人。舉
進士。居家教授。至是死節。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寔字
震仲。自少以志節聞。元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
東地。謝枋得以兵逆之。使前鋒呼曰謝提刑來。呂軍
馳至射之。矢及馬前。枋得走入安仁。調淮士張孝忠
逆戰團湖坪。矢盡。孝忠揮雙刀擊殺百餘人。前軍稍

却後軍繞出孝忠後衆驚潰孝忠中流矢死馬奔歸
枋得坐敵樓見之曰馬歸孝忠敗矣遂奔信州師夔
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
山轉茶坂寓逆旅中日衣麻衣躡草屨東鄉而哭人
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
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率謝不取其後人稍稍識
之多延至其家使爲弟子論學 陳文龍黃鏞遁辛
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叅知政事日午
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 諸關兵皆潰知嘉興府
劉漢傑以城降元 元兵圍安吉州知州趙良淳與

提刑徐道隆同守時元兵迫行都召道隆入衛道絕
不通乃由太湖經武康臨安縣境勤王范文虎致書
誘良淳降良淳焚書斬其使元兵至良淳率衆城守
夜就芟舍陴上不歸旣而戍將吳國定開門納元兵
良淳命車歸府兵士止之曰侍郎何自苦良淳叱去
之閉閣自經元兵追道隆及之一軍盡沒道隆見執
守者少怠赴水死長子載孫亦赴水死良淳字景程
汝愚曾孫道隆字伯謙婺州武義人遣監察御史
劉岳奉表稱臣于元陸秀夫還言伯顏不肯從伯姪
之稱太后命用臣禮陳宜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

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己卯。叅知政事常楙。適以夏士林僉書樞密院事。士林亦適。癸未。進封吉王。昱爲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爲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拜。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爲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允容弟如珪。提舉二王府事。召留夢炎不至。以爲江東西湖南北宣撫大使。

陳宜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羣臣入宮請
遷都太后不許宜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
暮宜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大臣數以爲
請顧欺我邪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羣臣請見皆不
納蓋宜中實以翌日行倉卒失於奏爾 甲申元伯
顏至長安鎮陳宜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臯
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
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
宜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
表曰宋國主焘謹百拜奉表言焘眇然幼冲遭家多

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勤興師問罪熈非敢趨
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熈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
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
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為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
聖慈垂念不忍熈二百餘年宗社遠至隕絕令趙氏
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伯顏受之遣使召宜中出
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表赴上都是夜宜中遁歸
温州之清澳張世傑劉師勇及蘇劉義以不戰而
降遂去世傑次于定海元石國英使都統卞彪說世
傑降世傑以彪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彪從

容爲言世傑大怒斷彪舌磔之于巾子山師勇至海上見時事不可爲憂憤縱酒卒楊應奎自元軍還言伯顏欲執政面議乙酉太后乃以文天祥爲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丙戌以家鉉翁僉書樞密院事賈餘慶同僉書樞密院事知臨安府戊子命文天祥同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於明因寺天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帛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舉

動不常疑有異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請
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怒
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令
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臣
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易
之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
秀王與擇從行辛卯元張弘範孟祺程鵬飛齋所
易宋稱臣降表至軍前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
相盪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上表乞爲藩
輔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督府命忙兀

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署鵬飛命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命可也乃止元伯顏進屯湖州市復令呂文煥及范文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茲嚙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尚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剌罕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祕省圖書及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壬寅以賈餘慶爲右丞

相兼樞密使劉岳同僉書樞密院事與吳堅謝堂家
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餘慶兇狡殘忍岳狎邪小人
皆乘時竊美官謂使畢即歸由是罷遣文天祥所部
勤王兵謝堂納賂于北歸遁元伯顏引文天祥與
吳堅等同坐天祥面斥賈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
呂文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
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尚何
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
空之潮三日不至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

縣官吏軍民人等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已於正月十八日齋璽綬奉表降附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特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凡歸附前犯罪悉從原免公私逋欠不得徵理一應抗拒王師及逃亡嘯聚者並赦其罪百官有司諸王邸第三學寺監祕省史館及禁衛諸司各宜安居所在山林河泊除巨木花果外餘物權免徵稅祕書省圖書太常寺祭器樂器法服樂工鹵簿儀衛宗正譜牒天文地理圖冊凡典故文字并戶口版籍盡仰收拾

前代聖賢之後高尚儒醫僧道卜筮通曉天文曆數
并山林隱逸名士仰所在官司具以名聞名山大川
寺觀廟宇并前代名人遺跡不許拆毀鰥寡孤獨不
能自存之人量加贍給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宮
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
鹵簿麾仗等物 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

南伯顏聞之遣范文虎將兵追之楊鎮得報即還曰
我將就死于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
淑妃徒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追及
遂同走溫州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

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兒俾駐和州進攻
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母廢國力攻奪邊城若
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
爲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
巢軍貴旣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
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
之門發而伏兵起執福父子屠城中貴蒞殺福子大
源大淵諱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爲戮福叱曰以
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
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國聞者流涕元人索

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三月
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
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峯觀臨安形
勝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
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固辭曰未入朝無相見之
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
禮趣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
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
謝氏以疾留內與芮及沂王乃猷度宗母隆國夫人
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褒然三學生等皆

行太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女元娘同赴井死
應鑣字巨翁江山人 文天祥至鎮江與其客杜漭
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
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
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扞
吾西兵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
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
鎮江同日大舉灣頭揚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
我師之至攻之即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
面薄之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旣舉以淮東

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即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東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

者乞得餘糝，羨行入板橋。元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兵入索之，執杜滸、金應以去。滸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蕢荷天祥至高郵嵇家莊。嵇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由通州汎海如温州以求二王。元伯顏北還，承制留阿剌罕、董文炳經畧閩浙，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會江西都元帥宋都解言：「宋二王在閩廣，聚兵將攻江西。」乃遣塔出移軍，與李恒、呂師夔、會阿剌罕、文炳同取未下州縣，以追二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温州，繼追及於道，遣人召陳宜中於清澳。宜中來謁。

復召張世傑於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爲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爲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送款。聞二王至。復閉門以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宜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

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旣絕不可北歸皆欲託計事還
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爲虛聲所懼待
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爲不可豈敢輒棄
戍哉元行省又欲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
亦爲格所沮格天澤之子也 謝太后與帝隨元兵

北行至瓜洲李庭芝與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
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
洲戰三時衆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
阿木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邪真州苗
再成亦謀奪駕不克 夏四月元以河南兵事未息

開元路民饑並弛正月五月屠殺之禁 元郝經歸

見元主錫燕大庭咨以政事其從行者賞賚有差

五月乙未朔益王即位于福州改元景炎遥上帝尊
號爲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淑妃
爲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爲福安府以大都督府爲
垂拱殿便廳爲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
聲出府中衆皆驚仆進封弟昺廣王爲衛王 以陳
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
黼叅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
蘇劉義主管殿前司 召李庭芝爲右丞相姜才爲

保康軍承宣使

詔以趙潛爲江西制置使進兵邵

武謝枋得爲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
進兵浙東吳浚爲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由海
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傳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兵時
枋得敗走已不能軍

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

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宜中
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
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温州 丙申元主忽必烈廢
德祐帝爲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
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食飲者數

元主高其節欲尊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
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
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宗社即趕上都見
元主于大安殿遂有降封之辱凡家貲在杭越者有
司輦至京師付之元主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
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
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遣董文忠語之曰似道實
輕汝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汝言則
似道輕汝也固宜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
以勞之既至拜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

爲食邑。罷直學士院。陸秀夫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劾罷之謫居潮州。時衢婺諸州皆復起兵元董文炳謂峻都曰嚴州不守臨安必危公往鎮之未十日諸州連兵來攻峻都連戰三月復陷婺州衢守備甚嚴峻都率總管高興等鼓譟先登拔其城權知府事蕭雷龍脫走與同里人黃巡檢起兵時元兵四合雷龍度不可支與黃巡檢及麾下數人奔入閩未出境爲同安武人徐浚冲獲送縣縣尹劉聖仲素與雷龍有怨殺之後聖仲北來泊

舟小孤山有巨艦衝前建大旗書曰蕭知府兵繼見雷龍坐船上聖仲大呼有頃不見以驚死故相留

夢炎降元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

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牙假雄飛

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通

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于石門性道不

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

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浚聚兵于廣昌遂復南豐宜

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

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

元兵降 元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記命

耶律鑄監脩國史 秋七月丁酉文天祥開府南劍

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宜中不從蓋宜

中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故

命天祥開府南劍 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

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

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

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

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

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

君既已臣伏，卿尚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木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懽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木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葉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于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

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
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
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欵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
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
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即以城降阿朮分道
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
且驅其妻子至陴下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
州裨將孫貴胡惟孝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
庭芝赴蓮池中水淺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
阿朮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

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聞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恭守孫良臣之第。舜臣自軍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諮議褚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沒水死。自是國事日去，益不能支矣。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後徙隨之。應山淳祐初進士，才濠州人，少被掠入河朔，以武功顯。應龍以儒生通兵，出入行陣三十餘年，一

正廬州人武舉進士元郝經卒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經少負異質博覽無不通爲學務有用及使宋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易春秋外傳太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等書文集凡數百卷拘宋十六年從者皆通于學書佐苟宗道後爲國子祭酒經還之歲汴中民射鴈金明池得繫帛書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纍臣有帛書後題曰至元五年九月一日放鴈獲者勿殺國信使郝經書于真州忠勇軍營新館其忠誠如此八月元軍入真州苗再

成死之時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趙孟錦乘霧襲其營少頃霧開元兵見孟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中死城遂陷再成不屈死元主召阿朮入朝賜泰興戶二千爲食邑秀王與樺圍婺州元

董文炳拒之與樺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樺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俱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樺有劉更生之忠曹王皋之孝宜留輔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都統張文

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李恒戰兵敗浚
奔寧都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北去太皇以病久
留臨安至是元人自宮中昇其牀以出侍衛七十二
人遂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 九月元軍分道寇閩
廣阿刺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
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兵出江西 東莞民熊飛
爲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即以兵應之攻梁雄飛于
廣州雄飛遁飛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
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
廣州 知邕州馬璽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

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暨發所部及
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元軍攻關不
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暨暨退保靜江阿
里海牙使人招降暨發弩射之攻三月暨不解甲前
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 冬十月文天
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賞等將一軍趨贛以
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洙等皆自江西起兵
來會 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嶺趙潛使熊飛及曾
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飛走韶州元軍圍之
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戰兵敗赴水死 十

一月元阿剌罕董文炳入處州秀王與樺與弟與盧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由璫察訪使林溫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珏知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 元軍入建寧府邵武軍 北兵既逼陳宜中

張世傑備海州奉帝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 王積翁叛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 帝至泉州舟泊于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可初壽庚提

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没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宜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蒲壽庚遂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輿亦遁。降將王世強導元人入福州。知州王剛中既降。遣使徇興化軍。知軍事陳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剌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

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
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
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
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
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
死之衆歎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爲收葬之文龍字君
貴興化人君子謂不負科名云 元東西川守將合
兵萬人圍重慶肆于標掠軍政不一故久無功而城
中益得自守張珏雖領重慶之命不能赴官留合州
以抗元軍且遣師復瀘涪二州及圍兵以不和而潰

珏乃得入城遣將四出元軍屢敗元阿里海牙爲書許馬堅爲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爲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堅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堅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牙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

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婁乃令所部入。擁一火砲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煙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牙悉坑其民。分兵取鬱林潯容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書幅紙云。宋室忠臣。鄧氏孝子。不忍偷生。寧甘溺死。彭咸故居。乃吾潭府。屈公子平。乃吾伴侶。優哉游哉。吾得其所。乃投南流江而死。暨宕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爲名將。得遇字達夫。邛州人。淳祐十年進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帝駐于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
唆都命其子元帥百家奴偕宙赴燕 元軍分道入
兩川以合丹闊里吉思領東川行樞密院攻合州不
花李德輝領西川行樞密院攻重慶仍令德輝留成
都給軍食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七

起戊寅至己卯九二年

端宗一

景炎二年

元至元十四年

春正月

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

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

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

與去疾降元元封道士張宗演為嗣漢天師演道

靈應冲和真人領江南道教命百官郊勞待以客禮

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浚既降元

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

引還留潛說友爲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

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

李雄統之。元以西僧楊璉真加總攝江南釋教除

僧租稅禁擾寺宇者。三月文天祥復梅州。元將

李雄殺潛說友。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

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元以去冬無雨雪春澤未

繼問便民之事于翰林國史院耶律鑄姚樞王磐竇

默等對曰足食之道唯節浮費靡穀之多無踰醪醴

况自周漢以來嘗有明禁祈賽神社費亦不貲宜一

切禁止從之。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

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與淮

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興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

應之，遂復黃州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

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

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

將曰聞吾還軍汝就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

中大姓。鼎與德興遇于樊口，戰敗溺死。元申嚴大

都酒禁，犯者籍其家貲散之貧民。六月辛酉，文天

祥敗元軍于雩都 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

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

皆起兵應之 元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子阿力麻

里之地械繫右丞相安童脅諸王以叛使通好於海

都海都弗納遂率兵至和林城北元主命伯顏率軍

往禦之伯顏與其衆遇于幹魯懽河夾水而陣相持

彌日俟其懈掩擊破之昔里吉走死 乙巳張世傑

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路劇盜

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軍皆會兵勢稍振壽

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

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爲積翁所殺。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淵聚兵數萬于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衆。疑有伏。歛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空坑。兵盡潰。時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爲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

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由是得與杜沂鄒鳳乘
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
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
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爲得脫者甚衆臨刑劉
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
恒送天祥妻子家屬于燕一子死于道信安豐軍人
時賞字宗白和州宗室也居太平州咸淳元年進士
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
次廣之淺灣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
卒入大庾嶺忙兀台峻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

舟師下海合追二王 張世傑使謝洪永進攻泉州
南門不利蒲壽庚復陰賂畚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
救于唆都至是唆都求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劉深
言王積翁嘗通書于張世傑積翁亦上言兵力單弱
若不暫從恐爲合郡生靈之患元主原其罪 元遣
昂吉兒等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
興執其三子以去傳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以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
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宜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
論人宜中惶恐亟召秀夫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

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羣臣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
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
以朝衣枚淚衣盡濕左右無不悲動者甲辰元峻
都至興化陳瓚城堅守峻都臨城諭之矢石雨下
乃造雲梯砲石破其城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
瓚車裂之屠其氏血流有聲十一月元將塔出初
令峻都取道州泛海會于廣之富場峻都既取興
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臣馬發竭力拒守峻都恐
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
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

城 元將劉深攻帝于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
秀山至井澳陳宜中遁入占城遂不反 元樞密院

臣言宋文天祥與其徒趙孟潛同起兵行中書發兵
攻之殺孟潛天祥僅以身免元詔以其妻孥赴京師

元命中書省檄諭中外江南既平宋宜日亡宋行
在宜日杭州 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
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

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
占城不果 是年元遣使徵緬朝貢不從而率衆侵
擾永昌雲南行省遣兵伐之降其砦三百餘而還

三年五月帝昺祥興元年元至元十五年春正月元降封福王與芮為

平原郡公 元不花督汪良臣等兵入重慶李德輝

為書與張珏曰君之為臣不親於宋之子孫合川為

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珏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

梯衝將攻之珏悉眾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

日督戰益急珏與也速解兒戰扶桑墁元兵從後合

擊之珏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珏率兵巷戰

不支歸索燭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

遂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珏字君玉隴西鳳州

人先是瀘州食盡安撫王世昌亦自經死涪州守將

元修曆

王明城陷不屈被殺紹慶南平夔施恩播諸州相繼
降于元 元定武官承襲之制凡有功陞秩者原職
令他有功者居之不得令子姪復代陣亡者始得襲
病死者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者不襲著爲令 二
月呂師夔以張鎮孫及其妻子赴燕鎮孫自經死

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峻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
城守益備峻都塞塹填濠造雲梯搦車日夜急攻發
潛遣人焚之凡相距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峻都屠
其民 元承用金大明曆歲久寢䟽元主欲釐正之
乃命王恂及楊恭懿郭守敬測驗改正而以張文謙

張易董之恂言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許衡總之遂命衡領太史院事元以川蜀地多嵐瘴弛

酒禁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比還議二

王事宜乃留峻都蒲壽庚行省事于福州鎮撫瀕海

諸郡文天祥以弟壁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

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

王道夫復廣州帝遷駐碭洲曾淵子至自雷州

以為叅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

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碭洲遂有是命

夏四月戊辰帝崩年十一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

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
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
此豈不可爲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
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旣入宮雲陰不
見上大行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
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
秀夫禪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述作盡出其
手雖匆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五月
癸未朔改是年爲祥興元年乙酉升碭洲爲翔龍縣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

利用因降元。六月丁巳，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己未，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大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仗至。

十月始罷。己巳有大星隕于廣南，聲如雷，數刻乃

已。庚辰升廣州爲翔龍府。元張弘範言張世傑

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

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

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校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

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

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永與

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

者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獲周隆賀十二

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

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
與珞及舟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于白沙口相約固
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其諸南寧萬安吉陽諸
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于元 元阿合馬奏立
江西推茶運司及諸路轉運鹽使司宣課提舉司宣
課司官吏多至五百餘人至是崔斌言江南官冗杭
州池大民衆阿合馬溺于私愛以任其不肖子抹速
忽且阿合馬先自陳免其子弟之任今乃身為平章
而子若姪或爲叅政或爲尚書或領將作監會同館
一門悉處要津有虧公道元主命罷黜之然終不以

爲阿合馬罪。旣而淮西宣慰使昂吉兒入朝，亦以官
冗爲言。於是詔江西省併入福建，罷榷茶營田司歸
本道宣慰司，罷漕運司歸行省。八月庚申，月貫南
斗，有星墮廣州南，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旣
墜地，殷如鼓，一時頃止。圖已已，加文天祥少保、信國
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即位，上表自劾，兵敗江
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
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之口，豈得
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
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亡，家屬皆盡。」壬申，以姚良

臣爲右丞相夏士林叅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永福 冬十月元

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潮

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由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

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于瓊州不從

率兵禦之 十一月癸巳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

降于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 閏月李恒兵

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

廣州遁恒入廣州以待弘範 元開酒禁 十二月

壬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

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鳳、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鳳自剄。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圖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真僞。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悉還之。鳳字鳳叔。吉水人。徙永豐。子俊字民章。廬陵

人。元西僧楊璉真加利宋殯宮金玉發諸陵在紹興者及大臣塚墓凡一百一所又欲哀諸陵骨雜牛馬枯骼爲鎮南浮屠會稽人唐珣獨痛憤乃貨家具行貸得白金爲酒食陰召諸惡少泣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骨之暴露欲以他骨易之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隨號收殯衆如珣言夜往取遺骸葬蘭亭山後又移宋故宮冬青樹植其上以識聞者悲之楊璉真加作浮圖于宋故宮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以築基申屠致遠力拒之乃止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武進薛應旂編集

宋紀一百二十八

庚辰一年

帝昺

祥興二年

元至元十六年

春正月元賜廉希憲鈔萬貫詔復

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

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

病雖劇委之於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

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急為屏除不然日

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

預於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爲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爲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元張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侯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蓋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

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由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騎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

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即嘔泄兵士大困世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旣而李恒自廣州以師來會弘範合恒守厓山北元東川行院耻功不立乃辭西川而自以兵圍合州守將王立以夙與東川有深怨懼誅乃使使間行至成都請降於李德輝單舸濟江至合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而罷置其吏合人德之於是東川州縣皆沒于元二月壬午都統張達夜襲元軍敗還

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遁急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免又慮爲人

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爲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皙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世

傑將趨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艤南恩之海
陵山散潰稍集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
世傑曰無以爲也登舩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
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
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邪風濤愈甚
世傑墮水溺死世傑范陽人陸秀夫字君實鹽城人
景定元年進士宋亡元得宋戶一千一百八十四萬
八百有六丁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
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而山澤溪洞
之民不與焉陸秀夫在海上記二王事爲一書甚

通鑑卷二百三十八
四
悉以授禮部侍郎鄧光薦曰君後死幸傳之光薦以其書還廬陵光薦卒遂失傳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

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垂其方馴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迹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未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爲海上之謀固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按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綱殺

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專劉整
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彊之宋豈能以數萬之金幣保
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是觀之宋至
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亦由人謀之不減爲
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爲萬世防則中國
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雖無不亡之國而中國
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有言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
乃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
責備賢者而識治道者咸謂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
宋之亡所以不罪夷而罪華責人而不專委之於天

也。元詔湖南行省於戍軍還途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疾者醫之饑者廩之死者官給其需藁葬之。

元詔太常寺講究州郡社稷制度禮官折衷前代參酌儀禮定祭祀儀式及壇壝祭器圖寫成書名曰至元通禮。夏四月元西僧八思巴死賜號皇天之下

一人之上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晉慧真智祐國如意大寶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師。秋八月元主以每歲聖誕節及元辰日禮儀費用皆歛之民詔天下罷之。九月元詔太子叅決朝政詔省院臺司之事皆先啓後奏。冬十月文天祥至燕初厓山之破張弘

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
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爲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
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
貳其心乎弘範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
痛恨不食八日猶生乃復食至是至燕館人供張甚
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旣而
丞相博羅等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
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索羅
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
曰天下事有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

何代無之。天祥今日終于宋氏以至於此。願早求死。
孛羅曰汝謂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
幾王。一一爲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
起。吾今日非應博學宏詞科。何暇汎論。孛羅曰汝不
肯說廢興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
復逃者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
有所利而爲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者也。予前代宰
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
當死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
耳。孛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

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
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
忠從高宗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
所受命二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
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於德祐去位之後不
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
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
之人歸之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博羅
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
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旣知其不可

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宋太學生廬陵王炎午作生祭文以祭天祥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華元跟蹤子胥脫走丞相自叙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率無所成而大節亦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聞者驚惜豈丞

相尚欲脫去邪尚欲有所爲邪昔東南全盛不能解
襄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天下况趙孤蹈海楚懷
入關商非前日之頑周無未獻之地南北之勢旣合
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
之勢而兩君大臣固無恙耳今事勢無可爲而臣皆
爲執矣臣子之於君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爲則屈
意忍死以就義必不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而
勇於就義當於杲卿張巡爲上李陵降矣而曰欲有
爲且思刎頸以見志其言誠僞旣不可知况刑拘勢
禁不及爲者十八九丞相之不爲陵不待智者而信

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丞相何所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也。李昇篡楊行密之業。遷其子孫于廣陵。嚴兵守之。至子孫自為匹耦。然猶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楊氏子孫。景昇驚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又反為禍。幾微一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微之倚伏。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於報施。然建共暫處。倨坐苟安。舊主正坐危疑。羈臣猶事骯髒。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景

進之計則丞相於舊主不足爲情而反爲害矣炎午
丞相鄉之晚進也前成均之弟子員進而父沒退而
國亡生雖愧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耻
丞相起兵次鄉國時有少年狂子持斐牘叫軍門丞
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邪痛
惟千載之事旣負於前一得之愚敢默於後進薄昭
之素服先元亮之挽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
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相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
相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
帝及李太后安太妃於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

焚其骨送范陽僧寺無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
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遺魄得返中
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尚眷眷故鄉不忍飄
棄仇讐外國况忠臣義士乎人不七日穀則斃自梅
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廐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
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宰相
忠烈合爲一傳矣舊主爲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
絕矣不然或拘囚而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
蒂噴鼻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毒蛇猛虎死輕一
死於鴻毛虧一簣於泰山而或遺舊主憂縱不斷趙

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
寧有口乎嗚呼四忠一節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聞訃
則哭天祥死節事在於元世祖至元十八年十二月
中 十二月元增置宿衛初元宿衛皆領於四怯薛
以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四族世
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華言分番宿衛也年勞旣久
即擢爲一品或以才能任使貴盛雖極一日歸至內
庭則執事如故其後怯薛增至四千八百而累朝幹
耳朶怯薛尤多國之大費每縻於此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浙江圖書館

陸年 陸月 陸日



浙江圖書館

宋元書錄卷之第一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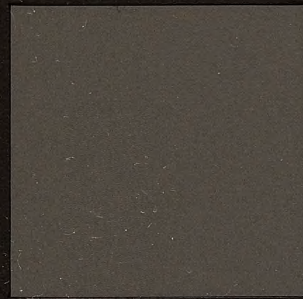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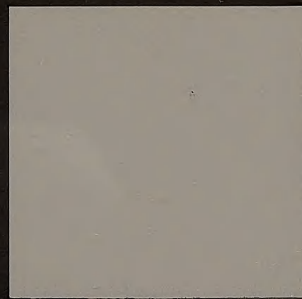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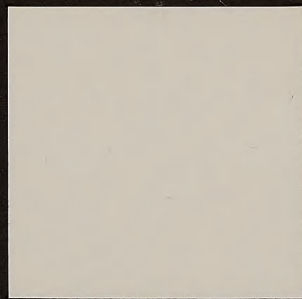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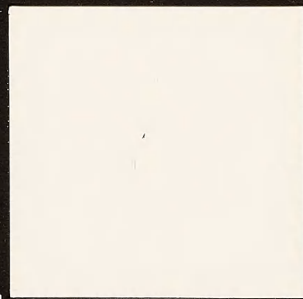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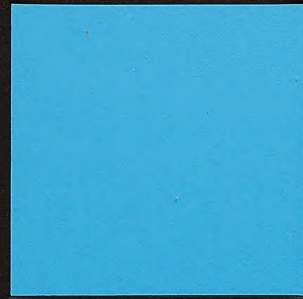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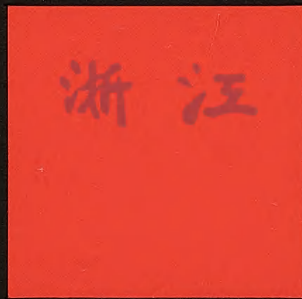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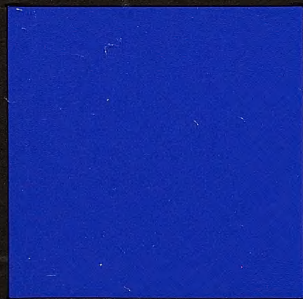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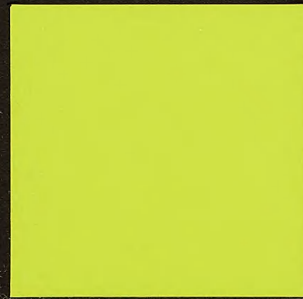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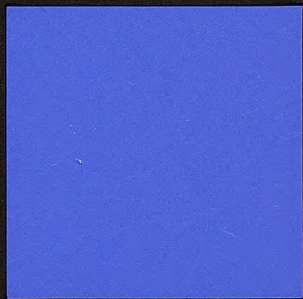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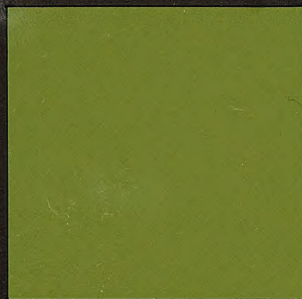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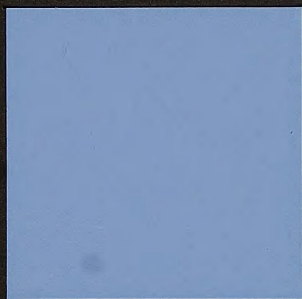
甲 登記號：030005

一九 年 月 日



浙江圖書館

colorchecker CLASSIC



x-rite



